#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簡卷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諿

寓簡卷十

宋 沈作喆 撰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飜動至於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於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室五均賖貸之餘意也雖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决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厮役下陳號為小底者亦欣然願為之富民圖遷官愳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也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廉末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

復也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民凌犯士類善良受獘不得自伸此賊民之最甚者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然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多胱田里閒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為令多新進少年所臨斬斬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為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税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余覩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褚衣無帛以給有為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牣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某胥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薦履裡祀之服而可以為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慙沮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為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為結

果嗟乎學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質巧佞卑污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果終身而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脩身及民何時可哉余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切怪之而不敢闢也又干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為之羞縮人臣脩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

可言命興亡治亂存乎一身罔敢責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宫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為敵國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為恩不能為恩而至於反為怨則以其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

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於是靳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焉是人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為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勢有至亟不可以久遠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予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弔而知之為請於州會州闕守而某人領帥

事其人者小人尤不喜為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曾廣州

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

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為謀成功業在器

度立名節在學識為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故

曰為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一體

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哉為節

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罻名教若

毛髮許亟避去若罪雖有害至死亡在前衆人喋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為天下之大閑也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儇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臨事乃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苻堅天亡之日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虚名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為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物至則中撓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之易之奈何（難易之易）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敗禍福而

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内者無難於外其知言哉嗜利狥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

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絶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為絶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舡遺之却去曰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

陷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為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㣲而莫之知也

忽焉其可悲

汪彦章謫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曽見范忠宣遷謫過郡時嘗引為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且以語寛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舡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舡破豈章惇所為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夫世之榮辱得

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顧道晏然無求進之意李邦彦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為從官於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世所簡棄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為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為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士以百數其

親疏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從臾之其害於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為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於道又曰相君某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

身於門下可也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為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弘遠安知其不厭於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弘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茂弘弗為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為稷契周名其肯不及茂弘者乎子歸姑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為吏部侍郎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矣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絶周室既衰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決水土無所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疊見川原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於枯朽皆不能復生

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强名之曰仁嗚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猗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為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為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瑕玉六寸明自焰是也

隂陽建除自是一家見於史記今歴亦用建除而不詳

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即當日亥時以前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却還作閉日今歷便將當日為閉日非是凡涓選不可用也謬戾如此類至多未暇槩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恩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入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謂三川皆入震澤厎定為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

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辨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轂畜耳甘腐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於天於身於古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於君者則有命焉

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敝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一事為己者泛泛然畢竟何為喪吾真以從人好真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它閒事也予嘗謂儆衣無所愛便於卧起而免矜持非食無所貴適於飢飽而亡貧賤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夫華服以侈外觀而無所順

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富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事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子所謂喪吾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為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遑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遑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為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

子去之謂命也况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閉閤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𦨃心與天游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羣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

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心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絶雖博戲諧謔過從游觀亦且暫置非惟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為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為得策且只一觴一咏笑傲自適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

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閑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者有以謙靜安閑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於血指汗顔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傳曰福莫乎

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之歎者也

以饑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饑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饑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寓簡卷七

宋 沈作喆 撰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脈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

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陽主晝自卯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黙數一萬三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內

澄諸念覺識煩動淨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真之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時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右子沆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與天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焉遍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無間

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閑坐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覺觀

凡人為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為其人天地神明雖云疎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為善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我說法要

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

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葢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葢多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為也

諸器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水

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獨為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而無形也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倹居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徳正道運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運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乎

心之為字葢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即坎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宗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竇苹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鬟品韓渥北里志温庭筠靘粧錄李肓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棊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尚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明遠彩選雖

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為彩選可以溫
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竟於危身東陵十畆瓜終以避世名利之
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
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
學佛者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

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與司
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止而
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晝
内經素問黄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為醫之一
藝耳殊不知天地人之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譌脱
錯亂失其本經予刪取其論天人之奥者離之合之是
正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焫炙之術非所能者姑置

之

素問敘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能為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為是

王冰注素問敘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令月令歷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赤箭生苦菜秀為吳葵榮

戊寅元歴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實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誠二者相為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為體以有為機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者至矣聖人以無用為基以有用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為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尊輔其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

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天真者元性也心以性為神神以心為用其動在機機運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於欲著於欲者為情情生則神亡其真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于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靜中有神應寂而寂寂中有真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莊子言知北游玄水問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為不答也又問

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於黄帝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佀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以謂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𪭢曰無言說離答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葢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答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為修証而後得之所謂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徹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為性則可謂性為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

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子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

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于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真

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擯者若真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支道林説逍遥游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忘言可矣奚已數千萬言為哉此與漢之腐儒説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以游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户予謂深妄生分别未免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甞覿面交談也而説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閑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邪僧問馬祖離四句絶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説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為汝説麻谷見章敬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

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前語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

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

他又不聞愚癡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哉

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源學者粗可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内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麽處達摩云將心來與汝安求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脱法門僧璨曰誰縛

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為邪物隨心為正白樂天問何以脩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脩李渤疑芥子納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汝聽它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盤曰誰將生死與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

曰將心來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餅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僧念經雲居問念者什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嚴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云放下著曰本來無一物放下個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即休歇去答曰汝得個什麼即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津也

佛言瞋習交衝發于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為

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瞋忿躁怒之害於性而禍於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言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闢無有差別潙山謂香嚴曰吾說得是我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先師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寧可永刼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言一切非真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乃少近耳

學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觀塵成就以此羣塵迷心從物墮於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狥物役心耳為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算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於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無時

得滅况沉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為大道場示現聖像或出真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絶處如峩眉山如清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卭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淨名旻殊觧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留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留礙雖八萬四千韋陀謂之未甞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未甞默可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為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脚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疎勒天龍天音聲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

空一切藥草因揔覺西園韋陀典其名雜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主童子脩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聚悉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

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夫孰有出于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七

寓簡卷八

宋 沈作喆 撰

歐陽公晚年常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吕微仲時為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徙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虵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
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炤不可掩
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為忠而以揚雄劇
秦美新為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
為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
策園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閤郎君之

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為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竄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雖為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為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

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為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為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悲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常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侲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癉音宣必斃煌火馳而

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飛梁捎所交切魑魅斮獝葵聿切狂斬蝼自危切虵免切斯腦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烟計切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䰠音歧蜮音域與畢方度朔作梗音哽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刀切索葦自察區陬祖婁切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此文雖多物象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内中大儺文云云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興初為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戕曰金丸初落曽見紿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説所謂羊公鶴也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别戕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時記録名數沿革等大畧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節目文

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倣此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抵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弘詞石林勉予曰弘詞不足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它日學成便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方畧又極論脩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中題目元

均曰曾見博士周生列傳中亦有一二好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慚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曰合音蛤曰揭曰折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明暗皆言數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

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執一時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為最巧曰頎者何也曰形勢不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着雖東坡猶惑之故論

備舉諸處以該之也既而歎曰此學殆廢絶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予懶惰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亦為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清

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作

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

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為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為善矣有為利而

為善有為名而為善有望報而為善其去為惡無幾矣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慎勿出
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
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少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急
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所傷多
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小忍
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為有喜之説以誘之人心幸其
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

所願望矣猶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卧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内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静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至山川震運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摇運欲飛去瓦聲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羣山天色昏噎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煙開雲霽峯岫

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令人欲以智謀强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雄長也豈不殆哉

幼時故老為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覩聽莫不歆艷也有富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為官後房聲色侈麗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喜讀書議論自髙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

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無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家衣繡裳世俗以為榮吾不與易也子沈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為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

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況為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為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為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靜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為難而況貧賤者曾足

以動吾心乎

予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襏襫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客飯

所餘肉餅爾姑餧之農夫欣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唉麤飯耳此盛饌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為起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為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隂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為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畧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

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瑾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瑾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隂德天固報汝吾為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隂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

古曲遺聲闕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枝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弃不用而荔枝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為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枝因以為名者也中原破後此聲不復存矣

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揞門不得妄啟遇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

凡兵出幾萬則啟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礎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寓簡卷九

宋　沈作喆　撰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為對曰佩蕙紉蘭已足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倐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叟

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個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懐慎雖貴而貧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

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敧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搘甕甚安密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戮力盡取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旁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秘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汝搘甕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此神物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為戲也雨斷渭橋路雷轟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予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洶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為之震動偶閱宋史見其所載𦍑賓漕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

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何所不有哉

唐時猶有神仙劒客俠士游于世如非非子夜半挈劉從諫斷其護項玉璞聶隱娘竊取劉昌裔卧内厭禳金奩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繡囊琵琶因獲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潞將軍王念珠於慈恩塔相輪上皆受劍術為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傳焉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絶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

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緋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卧内時時坐卧其間雖父母乳穫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鬧於内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祕之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髙下未嘗淪没號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鼇宫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髙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吴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畒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髙下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髙岸皆淪溺而洲不没旱歲溪流益減沙石俱露而

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間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已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為言晚節當誅

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文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為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虵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唯巳時則

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覩之則堅冷化為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攜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𥙿荊州刺史廙丹

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澥之會稽內史凝之孫章太守掾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葢平居見聞習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為最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

筠自叙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摸寫比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為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雪鵠游天羣鳧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張芝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鋒力難當李鎮

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獻之如河間少年舉體沓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阮研如貴游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自退陶隱居如吴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吴施如新亭傖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衣崧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壺冰瑶臺月婉然

芳樹穆若清風逸少飛白霧穀卷舒烟空炤灼索靖草書絶世名曰蠆尾銀鈎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懐素得古釵脚魯公得屋漏痕竇臮謂李斯釵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唯取象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

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讓畧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下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况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

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為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若塼而燥者皆偽物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衛弘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嘗

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
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
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
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
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局固什襲不忍出
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昔賢謂見倭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
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顔平原書凛凛正色如在廊廟直

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横超逸絶塵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子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

梗槩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霑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文亦猶是矣

書同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尚耳况於脩身學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茍簡鹵莽姑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曾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澠

池有黄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尺帛幅紙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耳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

固葢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觀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槩見其髣髴而已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内廄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化若鬼龍為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静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玄黄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宫庶子畢弘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弘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視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寓簡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寓簡卷十

宋 沈作喆 撰

草木之最香者如沉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鬱金薝蔔薔薇素馨茉莉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遷集云雷化巳南山多苓苓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

此也黄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沉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剥落殆盡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為沉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覩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船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

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斸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倘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

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倖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螘蚯蚓薦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撥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専尚奇麗吾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而趨時態十有七八

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力盡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慙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竒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遂

耗大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詰問沈存中嘗游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井水之虧盈曰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龐鰻予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酒客為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廋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鶯逃山鶯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芰荷[illegible]

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
羣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絶地天通通
天地人或又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
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
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
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
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

之艮嶽萬歳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髙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髙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髙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逺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内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

勤苦是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鬚上皇大笑師成愠見譖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踈明日攜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窻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閒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難近豊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温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吴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晚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其踈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埶險傲恨謝不下巳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為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甫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王慙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顋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劉原父喫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為虐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

百歲耳

高宗七夕内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蓋柳永詞也天顔為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究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謂曰爛爛如嵓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枯桿打不出

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襴出謁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句云行到暗碧裀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閤內則稱其在斯其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字朝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于州守以其士類也謂曰汝能為盜狗賦可覬者當貰汝罪生曰能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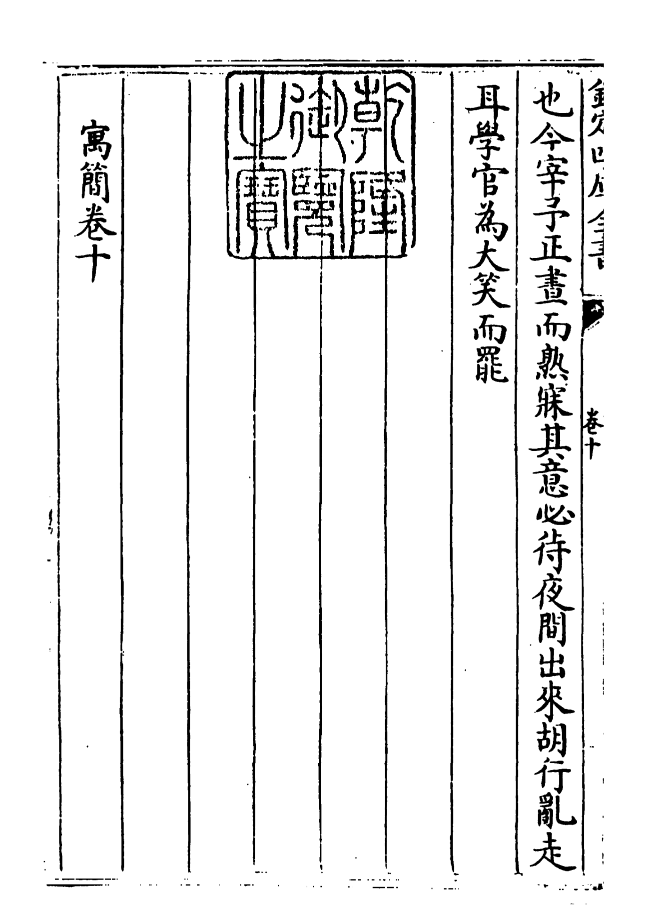
命小賦押偷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罷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而釋之

以文章書語爲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聞巧發應機之敏黄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黄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 皿戚或云玉白珀石碧或云

里子野土墅黄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黄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蓋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僞齊劉豫既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

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
為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為患也大矣凡盜賊姦淫羣
飲為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
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
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
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
為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



也今宰子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為大笑而罷



寓簡卷十